

民族精神





序

民族精神一刊，為胡大哥利民畢生心血精神所寄託，與洪門其他著作，大有霄壤之別，其所不同者，乃追本窮源，系統一貫，以事實真理闡明道義，其在漢留上確具不可多得之價值，且對明末慘史，民國創造，及總理革命歷史，條子禮規春點等，詳述無遺，至於達祖聖蹟，五祖三英事略，隱語造字開山啓等，亦悉錄不缺，凡說皆有依據，洵非泛泛，此書出後，不脛而走，風行海內，為同門所爭閱，可以預卜，翔九廟身末座，於漢留之學，自知膚淺，重以大哥之命，助編之責何敢辭，只得勉力從事，其如業務與俗事，終日紛沉，抽暇為之，疏漏之處，在所不免，所望海內賢達，同門先進，匡予不逮，則再版更正，有厚望焉。

時在庚辰孟春陽羨姚翔九序於春在草堂



自序

余束髮受書，粗識文墨，年十八，在湖北省投入陸軍特別小學攻讀，後到本省襄陽學社，拜訪袁慶凱老先生，先生係湖北襄陽府无首集人士，為洪門先進，太安山主，又蒙介紹襄陽黃龍塢石德哉老先生，亦是前清文舉，蒙二位老先生提携，引進漢留，朝夕聆其教言，略知漢留之貴重，畢業後供職軍界，湖北辛亥起義，隨同北伐左軍軍統劉公中文，北上至南陽，民國元年，南北共和，退伍離軍，改換道裝，遍遊二十行省，拜訪各山各堂高尚名賢，聆其談論，仍未能登漢留之堂奧，至民國五年，遊至西京長安華陰縣山百斗坪，拜訪一位長者曾談，問其身世，方知劉姓，混號武侯劉，係前清武探花，不願為官，退隱華山學道，真是世外高人，朝夕相隨，侍奉左右，深感不吝訓誨，方略知漢留之根源，相處日久，多蒙啓發，至民國六年由京重返河南，投入趙督軍個轅下，重任軍職，奉令駐紮英確二山一帶，捫心思想，最受恩兄之栽培，復蒙仁兄之指導，仰慕前賢，追隨驥足，熱心愛國，未敢後人，因此至民國八年夏歷二月二日，在英山三聖祠內開立羣英山集義堂，永遠香長流水，號召天下英雄志士，振興中華，至民國十五年，因無意軍政，退伍歸田，斯時余方南下，先住南京，後寓滬上，自維一介武夫，粗知禮義，既受先哲之栽培，復蒙同道之陶冶，目親民生瘡痍，能無動念，識時務者為俊傑，成大事者乃英雄，余雖不敢自居，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於義無可辭，謹於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禹歷四月初八日，佛誕良辰，假座上海市滬南區復善堂靈山寺，設五祖之神位，虔伸祭奠，當三光之照耀，共矢至誠，聚盟結義，廣納賢豪，後開羣賢山道義堂，太平水統一香，動

員羣衆，服從中央，擁護領袖，鋤奸滅寇，爭取民族之生存，求謀國家之獨立，閑暇之時，深究漢留根據，始恍然於洪門實為中國民族運動之導源，含有悠久歷史，乃歷史上可貴之秘密組織也，溯自明亡之後，有志之士，以鞭鞭竊政，無不以為奇恥大辱，潛存光復之念，於是糾集志士，秘密結合，是為洪門的起點，那時的口號，是興漢復明，或著文章，喚起民族，或揭舉義旗，以與敵抗，將一切革命種子，種植於中流人士之間，開山立堂，結盟集義，糾合忠肝義膽之士，互相扶助。敢挑國結為異姓手足，講五倫，重八德，高氣節，重然諾，為人所不能及，故漢留有四句口號，殺的是貪官污吏，恨的是奸盜邪淫，愛的最忠臣孝子，敬的是烈女義夫，其對於政治上，社會上，民族道德上，都有莫大關係，中國在世界上，是第一文化最早的古國，是民族思想最發達而彌篤的國家，自孔子尊周攘夷，直到如今，都是一貫的精神，為民族而奮鬥，講道德，尚義俠，講倫理，同患難，共死生，而其代表團體的山堂香火等等，都含有宗教儀式的意味，以為維繫，故能經過數百年天道咸衰，人事興替而靡移，遭壓迫屠殺而不解，始終為民族犧牲奮鬥，在所不惜，故辛亥義旗一舉，清社隨亡，莫非洪門之潛力以轉移之也，然哥弟會統計，並世界社會團體，其模範之廣大，組織之嚴密，宗旨純正，歷史深遠，有如洪門者乎，敬述其源流，以告後生，益發揚而光大之，余有厚望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一日胡利民序於上海

漢留潮源

蓋聞從古到今：歷數千餘年，變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後，暴秦為漢所除，赤手開基，天下平定。乃有王莽，自稱皇帝，敢行暴虐，幸有光武中興，及靈獻之朝，始三分鼎足，五代之間，朝暮仇和；至唐高宗統一天下；歷二百數十年；却有朱李石劉郭國號梁唐晉漢周；皇天厭亂，於洛陽夾馬營中，生出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後來削平僭國，建都汴梁，傳至徽欽二帝，俱被金人所擄；九子康王接位，此係胡人擾亂之始，斯時遼國王曾孫，名喚忽必烈，居於烏垣之地，後來，伐荆蠻，征西夏，併赤烏，僭稱王號，在幹灘河邊，破了白登，過孤嶺至居庸關，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於臨安，宋祚以亡，忽必烈遂登了宋位，國號大元，傳至十世，叫做順帝，以脫脫為左相，撒登為右相；自登位以來，恣酒荒淫，人心怨離，朝事紛紛，晝夜不安，各處羣雄並起；僭號稱王者共十四處，有穎洲劉福通，台州方國珍，閩中陳有定，孟津毛貴，蘄州徐壽輝，徐州芝麻李，漳州崔德，池州趙善勝，道州劉伯顏，汝南李武，秦州張士誠等；四海紛爭，八方擾攘；縱橫洶湧，官兵莫當，這且慢表，且說淮南濠州，就是而今鳳陽府，有一個地方，名喚鍾離東西鄉，係漢鍾離成道處，那裏有個皇覺寺，是唐高祖所建造，寺中長老喚做高彬，法名曇雲和尚，這個長老悟了大乘，善知未來過去，一日，在山門前面，信步而往，只見一男人同一婦人，睡在山門下，長老叫行者推醒，問他甚麼，那人說道，姓朱，名世珍，世住金陵，朱家巷；因元兵下江南徙居江北長虹縣後，獨居小州，家本小康，因天災失火家業蕩然，生有朱鎮朱錠朱劍等三子；俱皆失散，今欲尋妻陳氏同上府城，投訪女婿李禎，婿織席為生；至此天晚，且妻子懷娠，不便行動；打攪山門，望師父方便；長老看朱公相貌不常，所娠大有來歷，因曰，懷娠人行路不便，不如在寺比鄰，租賃房子一間；與公暫為棲止如何，朱公道，難得師父如此，長老即與東鄰劉太秀說妥，賃得餘屋一間

，又與些資本過活，後來三個失散的兒子，也都尋訪而來，一家團聚到也安居，一日，長老入定，算到朱母孕乃是真主，九月間要降生，許久未到朱公家中，不知曾生得否？且去看一看，將出山門，忽見一人走來，對長老說道，我有丸藥兒一顆，可送去與那前日賃房子住的朱公，娘子生產時用，長老明知他是神仙，便將手接了，一霎那只見清風一陣，那人就不見了，長老將丸藥送與朱公家說道，早晚生產時用，朱公接藥稱謝，便留長老家中素齋，說畢進內，不多時，朱公出來說，蒙師父送藥來，我家娘子便將咽下去，不覺異香遍體，方纔幸得生一個孩兒，長老說，正是未牌時候，此命極貴，須在佛前寄名，朱公許諾，長老回寺，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沐浴，忽見紅羅浮來，遂拿去做衣，與孩子穿，故所住地方，名紅羅港，太祖出世三日，不住的啼哭，舉家不安，朱公只得到皇覺寺去，祈神保佑，長老說，此事非等閒，公可急回安頓，長老正送朱公出門，只見路上走過一個道人，頭頂鉢冠，大叫道，你們有希奇的病，不論大小可治，朱公上前問曰，有個孩子，生下纔三日，啼哭不止，你醫得否，道人說，我曉得他哭了，故特來見他，我若一見，包他不哭，朱公即同道人到家，抱出新生孩子，來見道人，道人把手一搖說道，莫叫，莫叫，何不當初莫笑，前路非遠，日月并行，便到那時，還你呵呵笑，拱手而別，出門去了，朱公抱子進去，出來找尋道人，忽已不見，從此再也不哭，三朝已過，不覺到滿月，朱公將孩子送到皇覺寺中，佛前求懺，保佑易長易大，因取個佛名，叫朱元龍，字廷瑞，太祖四五歲時，常到寺中頑耍，不覺長成十一歲了，朱公夫婦家中，忍飢耐寒，難以度日，將三個大兒子俱與人家傭工去了，只有小兒子元龍在家，一日，鄰舍汪婆走來，向朱公說道，何不將元龍傭與劉太秀家牧牛，強是在家忍餓，朱公道，也可，遂煩汪媽與劉太秀說明，太祖道，我這個人，豈肯與他牧牛，經朱公再三哄勸方可，他母親同汪婆，送到劉太秀家，漸漸熟了，每與衆孩子頑耍，忽一日，太祖心生一計，將牧牛殺了一隻，同孩子洗剝乾淨，將一罐子，存貯下，架在山坡，尋些柴草煨爛，與衆孩子食之，先將牛尾割下放在石縫內，只藏鑽入石縫內去了，劉太秀查問衆孩，方知，無奈，只得打發太祖回家，光陰似箭，不覺已是元

順帝至正甲六月申，太祖年已十七歲，誰想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一月之間，朱公夫婦，并長子朱鎮，俱不幸相繼辭世，因家貧，也購不得好棺木，只得草率將就，同着兩阿哥，抬到九龍崗下，正要掘土埋葬，倏忽之間，大風暴起，飛沙走石，轟雷閃電，霖雨傾盆，太祖同二兄，只得在樹林中躲雨，未及一刻，天晴日出，三人走出林來，到原放棺木地方，俱不見了，但見土石壅蓋，巍巍一座大墳，三人泣拜回家，長媳孟氏，同姪兒朱文正，仍到長虹縣地方過活，二兄三兄，亦各自出贅，太祖獨自無依，鄰舍汪婆對太祖說，如今年荒米貴，無處棲身，你父母向日寄拜皇覺寺中，你不如權且為僧何如？太祖應道，也是，自此託身皇覺寺中，不意曩曩長老，未及二月，也就脫塵，白日天昇去了，寺中衆僧，只因朱元龍，長老最是愛重他，就十分對他沒禮，一日，將山門關上，不與太祖入內打睡，未太祖仰天嘆息，目下如此困苦，何能過活，反復思想，不覺身體困倦，和衣而寢，睡夢之中，但見西北天上羣鳥爭飛，忽然仙鶴一只，從東南飛來，啄開衆鳥，仙鶴也就不見了，又只見西北角珠紅色高台中間，有三尊金神，竟似三清上帝，看看太祖，有幾個紫衣仙子，送到絳紅袍一件，太祖穿着，只見雲生五彩，紫衣者說，此文理真人之衣，傍邊有一道士，拿劍一口，跑送將來，口中稱說，好異香，遂拱手而別，太祖醒來，却是南柯一夢，細細思量，甚是奇怪，次早起來，有新當家長老，囑咐說，此去麻河，約有三十餘里，湖邊野樹成林，任人採取爾輩可各輪派去取柴，以供寺用，如違逐出山門，輪到太祖，正是大風大雨，四下無人，只得走下湖中砍取，那知淤泥深淺不一，將身陷入澤中，自分必遭淹溺，忽聽有人說，我們快去相救庶免罪淚，太祖只見，身邊許多蓮頭赤髮，綠臉的人，近前來說，待小鬼們扶你上岸，岸上有人替你砍了，將柴也送至寺內去了，太祖回到寺中，衆僧已睡，太祖也就睡了，次日天明，行者起早燒湯做飯，只見柴堆塞滿，心中想到昨日，空空灶房，這柴那得許多，太祖起來，也看得呆了，心中想到，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但沒有一個人，可與計議的，我不如走到伽藍殿中，問個終身的吉凶，料想神明自有分曉，將身走到伽藍殿內，却有答應在側，太祖訴出心事，問說，如我在外雲遊，另有佳遇，別

創庵院，可還三個陰簪，如我不戴彈冠，另做主意，可還三個陽簪，假如趙此天下擾亂，去投奔他人，得一官半職，可還三個聖簪，說完，將簪望空擲下，那簪三次都立着在地，太祖便打動念頭，暗暗向神前訴說，今我三件，一件不依，倘若我能光復漢室天下，將胡人逐出中原，一統山河，望神明可還三個立簪，說完，望空再擲，又是三個立簪，太祖便深深拜謝，許說，我若此去，一如神鑒，我當重新廟宇，再塑金身，禱告畢，竟到自己房中，收拾了隨身衣服，出了寺門，別了鄰舍汪婆，竟投盱眙縣，找尋姊夫李禎，路上不止一日，來到盱眙，見了姐姐說道，此處屢經旱荒，家業艱難，你不如投到潁州，找尋母舅郭光卿家中，謀個生計，庶是長久，太祖應諾，姊弟相談，不意外面走進一個孩兒來，太祖問道，此是誰家的小官，姊姊說道，此便是外甥李文忠，太祖十分歡喜，問年紀，乃十一歲，次日太祖取路上了潁州，見了娘舅郭光卿，敘敘寒暄，太祖將父母兄弟的苦況，訴說一遍，郭光卿道，你既來，正好相伴我兒讀書，次日，竟進館中，太祖性甚焦急，郭氏五子，因遂惡之，假以別事，哄至空房，絕以飲食，郭有養女馬氏，私將麵餅飼之，光陰迅速，太祖已十八歲，有一日，郭光卿收拾幾輛梅子，同太祖上金陵販賣，進至和州時，係夏初天氣，路上炎熱，光卿說，你可將車子先行，我休息片時便來，太祖推車前行，不料郭光卿因兩年前，與一個光棍爭執到官，那光棍官司輸了，便在衙門做一個聽差公人，今同一夥公差，在途撞見光卿，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彼此相打，光卿將那人打倒石台之上，將頭跌破身死，光卿見出人命，連忙奔逃去了，太祖在前等待多時，不見光卿轉來意欲尋找，只見路上有人說，有一個人打死人了，自己逃走了，太祖心想道，莫不是母舅鬧出事來，說完，立在三叉路口，正在沉吟，忽見一陣風過，顯出五個人來，太祖吃驚，那五人道，推車的不必狐疑，跟隨我去，包獲大利，太祖問道，你是何人，那人說，我五顯神也，說罷前行，太祖只得自上金陵販賣，行不多時，只見柳樹下，有四五人，在那裏舞刀弄槍，再劍耍棍，太祖見他們，個個都是好身手，便將車子推在一邊，把眼睛注定來看，那些人，又演了一回，有一人說，好口渴也，太祖便從車中取出百十個梅子，送與眾人吃，那些人

那裏肯受，太祖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便收了罷，再三送去，他們收了，便問太祖行徑，太祖一一說，這也是天緣，該在此處相逢，太祖問他們姓名，他們一一道出，鄧愈湯和郭英吳積吳良等，正之說話間，忽然一陣怪風，衆人都扯了太祖一同到家，分賓主坐定，各訴心事，俱各心懷大志，意氣相投，恭敬太祖十分殷勤，一宿已過，次日，太祖起身，他們衆人都送，將近下午，已到金陵地方，瘟疫流行，用烏梅湯服之即愈，不多時，已將梅子賣完，太祖對六人說，我往武當進香，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列位且各回家，待我轉來，再作商議，衆人說，我們也都往武當去走一遭，如是登舟同往，武當燒了香，轉回店中，忽有人說，陳也先在台上比武，太祖說，我們也去看看，只見陳也先在台上，口出大言，太祖上台比試，將也先打下台來，也先懷羞，連呼平民數百人，一齊動手，太祖下台，衆人保着先走，天晚走進一個玄帝廟，後殿歇息，一更左右，只聽得前邊草殿，鼓樂喧天，太祖同衆人，探望却是陳也先同衆人飲酒散悶，太祖一見大怒，四下放火燒了草殿，也先等俱逃走了，是晚太祖在睡夢中，只見一個青衣童子，相引朝見玄天上帝曰，早承君賜，但今為也先燒毀了，修行草殿，今後不可安身奈何，太祖對曰，他日我能光復漢室，一統山河，四海昇平，即當造一坐金殿，供奉神聖，太祖醒來，却是一夢，次日，與衆人同返金陵，路途之中，遇見三人，攔路就拜，太祖扶起，細問來歷，三人俱各表姓名花榮華雲龍顏時等，太祖不勝之喜，領四人與衆位相見，共到滁州，只見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比平時不同，太祖問曰，娘舅何以忽然顯赫，光卿對曰，自那日打壞了公人，不敢回家，運到淮東，投順了劉福通，他見我面貌異常，與兵一萬，令我押涯西一帶郡縣，誰知兵到濠州，守將孫德崖，聞風投降，我因進城招募豪傑，如今却好回家，看看家眷，光卿隨問道，賢甥身邊，如何也有這些人歸附，太祖也一把事說了一遍，因說道，娘舅何不自立王號，光卿依了太祖，自稱做滁陽王，以太祖為神策上將軍，便把所有的女兒馬氏，配於太祖，又立一個招賢館，太祖招集天下英雄，劉福通得了消息，派人來問太祖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各據一方，不必相問，若日後，你們有危，我當起兵解圍，以報今日之義，太

祖在館，日夕招納四方英賢，文有李善長劉伯溫等衆，武有徐達郭英常遇春胡大海等衆，太祖引兵直奔和州，克復，太祖入城安撫百姓，總兵張天佑等，議修築和州城郭以為守備，太祖乃命刻日完工，分兵拒守，未及半月，滁陽王適遇驚疑成病，太祖日侍湯藥，十分狼狽，滁陽王召太祖李善長徐達等至榻前曰，我死不足惜，所惜羣雄未除，天下未定耳，朱將軍仁文英武，厚德寬洪，必成大業，救民塗炭，爾等可共謀翊運，以定天下，說罷瞑目而逝，太祖令軍中易服舉哀，葬滁陽王於白馬崗上，太祖同衆議定，立滁陽王之子為和陽王，改和州為和陽郡，封太祖為開基侯，兵馬大元帥，徐達為副，四海豪傑之士，前來歸附者，不知凡幾，有一日，太祖與衆將集議，此處雖得暫駐，然居羣雄肘腋，非用武之地，必擇個地方，可攻可守，馮國用說，金陵乃龍蟠虎踞，真神主之都，愿先取金陵，以固根本，太祖曰，我意亦如此，議畢，太祖即日發兵，遂留李善長李文忠等，守和陽，總理軍務，自率徐達胡大海趙德勝等，領兵四萬，直抵桐城，進巢湖口，未數月，攻到金陵，守將曹良臣把守，聞知和兵至，良臣同文臣福壽說道，和陽兵來，勢知破竹，公可守城，我當率兵死戰，以保此城，太祖兵至城下，在北門安營，元將不敢出兵，太祖與徐達計議，圍城招降曹良臣，元將福壽勸曹良臣投降，遂向北拜了四拜，拔劍自刎而亡，太祖進城，便諭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我率衆為民除亂，爾等各安職業，無懷恐懼，當日遂改金陵為應天府，共得兵五十萬，興建大元帥府，當即遣使迎和陽王還都金陵，不數日，和陽王到金陵，太祖率諸將士，朝見畢，王大悅，遂封太祖為吳國公，得專征伐，以李善長為參議官，太祖既掌征伐，日命諸將，統兵征討，不服各處，聞風歸附者甚多，不料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春正月，和陽王病不視朝，未及十日，薨於金陵，太祖哀恫，便率衆發喪成服，擇日葬於聚寶山中，李善長劉基徐達等衆臣，表請太祖早正大位，以為人民之主，太祖未准，衆人固未敢強，太祖只令諸將，各處征伐不服，到元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元旦，太祖三更時分，拜了天地神明，宗廟社稷，與文武百官宴賞，當時有劉基上一通表章道，伏維殿下，仁著萬方，德施四海，如風霜之並震，如雨露

之威沾，竊念僞漢陳友諒，盜國戕君，僞吳張士誠，殘害善良，如是惡逆，不共戴天，望統熊虎之師，掃清妖孽之寇，先清左患，後擊右殃，况觀天時，有全勝之機，惟賴宸衷，奮神威之用，太祖看了表章說道，所言正合孤意，因命徐達掌中軍，為大元帥，常遇春為左副元帥，鄧愈右副元帥，郭英為前部先鋒，沐英為五軍都督，趙德勝統前軍，廖永忠統後軍，馮國用統左軍，馮國勝右軍，其餘衆將，俞通海丁德海與華高曹良臣茅成孫興祖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顏時亮祖陳德費聚王志鄭遇春康茂才趙繼祖張祖興薛顯俞通源俞通淵吳復全朝興仇成張龍王弼葉琛等，皆隨駕親征，調用，祇留丞相李善長，軍師劉基，學士宋濂等，率領後軍，鎮守金陵，擇日大軍進發，軍行到處，望風歸附，不數年間，滅盡羣雄，掃清元朝，趙逐元順帝出中原，光復漢室河山，一統天下，四海昇平，萬民樂業，有一日，太祖皇帝坐朝，受文武百官朝賀畢，太祖命江夏侯周德興巡視，全閩地方，臨行之日，周德興入朝請訓，太祖囑曰，福建乃海邊濱，不毛之地，民俗悍鬪，凡有孽穴，與社稷為難者，當盡除之，周德興再拜受命，太祖又賜德興便宜行事，不必奏請，按孽穴即龍穴也，太祖恐其爭江山，故除滅之，當時周德興領旨起行，望福建進發，沿途地方迎接，自不必說，凡有風水攸關，旺氣所浩者，雖非真命正穴，出公候富貴者，皆破滅，不論郡縣城池，有旺氣浩結者，俱皆更築，大者改小，小者改大，務使破吉滅凶，方肯住手，巡行至滁州南安縣界，白鶴山，經過見其左旗右鼓，隱隱分明夫成，江面皆山，龍騰虎踞，恐其與國家為難，是夜即宿於山下，諭南安縣，全來日聚三十名人夫候用，是晚周德興獨坐帳中，思量破穴的方法，忽然神昏困倦，伏几而臥，見一老人，蒼頭白髮，福巾皂靴，上前揖曰，某乃本山土地，奉玉旨看守此山正穴，恐其為匪人所得，但此穴至，當出五代諸侯，為本朝靈氣，非有損及國家，實有益於本朝，大人幸勿損壞，以遭天譴至囑至囑：德興滿腹懷疑，方欲詢問其詳，忽被更鼓驚醒，心知神明指點，又恐被其欺騙，有誤天子明旨，次日再審度山勢，果然是公侯吉地，心思神明阻擋，雖不可損壞，亦當用法製服，無使異日猖狂，貽害生靈，乃着南安縣，散去人夫，收買銍鐵千斤，用火爐數個，備足火炭，

將鐵燭銘，傾入江中，後來出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藏鄭克爽，及五代諸侯是也，此是後話，當時江夏侯將銑鐵鎮壓江中，乃出懺曰：白鶴山珠穴案，誰人葬得的，着天下掌一半，鄭成功後封迎平郡王，王與帝相等，故謂天下掌一半是也，直到明朝萬歷年間，有南安縣書吏，乃係石井杜，鄭昌葬其父于此穴，連生四子，長子芝龍，次名芝虎，三名芝豹，四名芝彪，俱各人才出衆，生得魁梧奇偉，勇力過人，且說芝龍居長，生得人物軒昂，舌辯多智，當時入學讀書，每從在本縣衙後經過，戲擲石頭，那日縣主正在牆內遊玩，被芝龍石頭擲中其額，血流滿面，大怒，令公役捉入衙內，當時芝龍纔十歲，毫無畏懼，反復辯辯，縣主稱為奇童，隨急釋放，乃謂鄭昌曰：汝子有此胆志，後必顯達，汝當留心善撫之，鄭昌大喜，更加愛惜，及芝龍長成，好學武藝，膂力過人，善決斷，好結交，樂施舍，鄰里皆悅其慷慨，芝龍每日只顧舞劍弄棒，不貪女色，父母欲為擇配，芝龍辭曰：大丈夫百未成一，何能言及家室，苟有成名，何愁無妻，但愁不作奇男子，何愁世間無美婦，鄭昌夫婦見其子說此奇言，從此再不言及親事，時直崇禎初年，帝雖聰敏仁慈，奈國運已竭，朝中大臣，多是奸貪，賄賂公行，芝龍遂無意功名，乃謂其父曰：人生在世，惟名與利，既不希望揚名，亦當圖利，兒意欲往尋母舅，以圖微利，不知父親意下如何，鄭昌曰：兒既有志，前往可也，芝龍收拾起程，囑二弟曰：汝等在家，當和睦孝親，不可在外生事，三個小弟齊應諾，按芝龍有母舅，李襄在廣東開洋行，亦就住在廣東，家財富厚，芝龍至其家，述說求利之故，李襄見外甥，人才軒昂，言詞伶俐，早已歡喜，又聞其欲求利，更為喜悅，乃曰：賢甥，既有意謀利，何患不遂，即令家人備酒接風，芝龍就在母舅家居住，適直李襄欲發船往日本國販賣，就用芝龍為經理，擇期揚帆，月餘到了日本，貨物俱運上岸，稱為新客，若要上岸遊玩，必先向日本官領票，票上批往何處，以備盤詰，如無此票，被其察出，即以奸細論罪，當時芝龍，欲出遊玩，同伴告知其故，芝龍怒曰：我們乃天朝子民，怎肯受外國拘束，逐日出遊玩，忽一日出外遊玩，被日本番官盤出拿住，送進天牢，候奏明日本狼主治罪，是龍芝夜在牢中，氣恨咆哮，早感動一個貴人，前來相救，原來此

時日本國王，姓德名聖皇，其胞弟聖聖，有一女，名如連，容貌端莊，為聖聖所愛，欲擇佳婿未就，是夜，聖聖夢見一隻老虎禁在天牢，咆哮亂竄，及醒，歷歷可記，心甚奇之，次早即進天牢觀看，獄吏接見，叩頭，正直芝龍在牢內咆哮，聖聖在傍留心細看，見芝龍人物軒昂，正中心懷，隨即令人喚出盤問，芝龍便將作經理上岸遊玩，無票被捉之事說明，聖聖見芝龍不但人才出眾，且言語便捷，甚是敬重，乃問曰：爾今年幾歲，可當納室否，芝龍對曰：小民今年十六歲，尚未娶妻，聖聖聞言，安慰曰：吾乃國王胞弟是也，待吾奏聞國王，招爾為婿如何，芝龍大喜稱謝，聖聖即令獄官釋放，一面辦酒款待，聖聖即入朝奏稱，昨夜弟夢見老虎，在牢中咆哮，及早進牢查問，見芝龍人物軒昂，魁偉伶俐，欲招他為婿，乞念初到，未悉我國規矩，恩赦其罪，成就姪女良緣，國王喜曰：御弟既有招贅之意，孤怎不赦，即宣旨，傳芝龍上銀鑾殿，芝龍來至殿前，跪下朝見，狼主令其平生，見其人才聲音，皆非凡人可比，心中大喜曰：真孤姪婿也，遂令內侍送芝龍到館驛暫宿，芝龍即寫信通知母舅，云及招親之事，并安慰雙親，不必憂念，越數日完姻，夫婦相得，聖聖甚是喜愛，每常入朝，百官却也欣敬，芝龍逐日無事，即帶隨從出外訪友，斯時有一豪傑，係福建漳州海澄人，姓彥名思齊，為人專好結交，多智謀，亦精武藝，又有漳州陳勳，陳紀等，十餘人，常與芝龍往來聚飲，每日通宵達旦，日本律例嚴禁，所有中國人貨物發賣，盡用紙單，對換，貨銀錢，不許出口，若有紙單，採買貨物，任意高低，故唐客每每折本，凡有中國人，飲酒及談話，必須高聲大語，不許關閑門戶，若聚飲談話，查出即以謀反治罪，又恐唐人過多，故十餘年一次，先通知番人，日期，不可夜出，每差武士帶刀晚出，若遇唐人，即便殺却，每常殺數十人，名曰洗街道，以杜違反，忽一夜，芝龍到彥思齊店中飲酒，問深夜何故開門，彥思齊對以故，芝龍怒曰：我等乃天朝子民，怎被外國如此欺侮，可將門閉上，若有甚事，有我負責，衆人見芝龍是個郡馬，知其勢大，即將門閉上，在內飲酒，自此每夜閉門飲酒，有一日，巡查番官問知是芝龍聚飲，不敢來犯，即告知番相，撒里吉曰：且看後日如何，吾自有處治，事有湊巧，遇過

海潮漲溢，鯨魚隨水入海，及水退時，仍住內海，因水淺魚大，在水中翻斛斗，鬧動滿城，男女往觀，芝龍之妻德氏，亦往觀，及歸家，與芝龍同寢，夢見如白日間同衆觀魚，正看之間，鯨一跳躍，入德氏懷中，德氏突然驚醒，告知芝龍，但芝龍不以為然，誰知鯨魚投胎，後來生子鄭森，及鄭國姓也，自此德氏有孕，芝龍大喜，過了月餘，撤里吉丞相，見芝龍每夜閉戶聚飲，遂密奏狼主曰，芝龍結交唐人，夜夜聚飲不休，有干國法，理當嚴辦，當著其改過可也，國王翌皇遂將丞相之言，轉諭翌聖曰，郡馬如此不法，倘不改過，國法難以寬饒，翌聖領命，歸見芝龍，告知其情，囑曰，今後不可如此，芝龍怒曰，親朋聚飲，何人無之，狗官冒奏，吾勢必殺之，翌聖只得苦勸，芝龍從此每對人言，勢必與狗番為仇，撤里吉聞言懷恨，忽一日晨，芝龍值日領了令箭，帶卒巡城，到天明，在朝房等候繳旨，恰遇丞相亦在朝房等候，芝龍引起舊恨，怒目而視，番相亦揚眉怒視，各懷爭鬪之心，及到窄狹之處，撤里吉欲進門，芝龍故意外出，兩下相撞，芝龍把撤里吉撞倒在地，文武俱皆着驚，撤里吉站起身，怒罵曰，匹夫馬敢撞吾，搶上前舉手欲打，芝龍怒曰，狗休官得欺吾太甚，乘勢把右手打來，打中撤里吉唇上，打落兩個門牙，滿口鮮血直流，百官上前相勸，俱懷不平，丞相曰，我們怎受唐人欺辱，必當會奏，芝龍自知理屈，乃詐啗曰，讓你先奏，吾自分辯，急忙走到彥思齊的店中，告知其事，思齊吃驚曰，事弄壞了，少停狼主追辦，盡皆難保，今不速速逃走，更待何時，芝龍曰，當往何方，彥思齊抬頭一想，現有一隻唐船，將欲取行，今幸有令箭在此，且趁唐船逃走，撤里吉雖奏，來追，我們的揚帆，順水而下，況且他的哨船無有長帆，怎追得上，芝龍稱是，即時令人飛報各友人，當到海上會齊，以便下船逃走，當下芝龍穿着公服，手舉令箭，同思齊飛奔到海邊，見各友人已在海邊，共計有二十餘人，芝龍大喜，望海中一看，果然有一支唐船，貨物配足，候客上船，開頭看岸上，亦有唐人百餘人，再令小船載來，一齊上足大船，當時番相奏知，狼主大怒曰，即差官捉拿，聞芝龍已逃走下船，遂帶番兵，趕至海邊，芝龍看見，心知是來追趕，忙對衆水手曰，我們奉旨到中原公幹，當速開船，各有重賞，水手知其犯罪逃走，

乃曰貨主未到，揚帆起行，貨客如何，芝龍曰，貨客若到，狼主自然別派船送，快快揚帆，不得延誤，衆水手因芝龍慷慨，英雄出衆，俱皆應諾，上前取舵揚帆，衆人相幫，亦是天意，忽然風浪大作，船遂出口，一番官連忙下船，追趕不及，芝龍逃走，水面雖着番官查問，幸有令箭可瞞，遂即速遁，番官見追趕不上，回棹到岸上，入朝奏知狼主，狼主曰，既然懼罪速遁，無可奈何，可着各處海濱，留意嚴查，防其回來造反，其他貨客，另配別船送往中國，且說德氏十月滿足，生下一子，面方鼻直，天平寬闊，降生之時，紅光燦爛，德氏大喜，翌聖曰，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務須留意撫養，德氏稱是，但見子思夫，小心撫養，取名鄭森，字大木，即成功，稍長，延唐人教讀，中原書史，鄭森生成天資俊秀，聰敏過人，過目成誦，又好習武藝，六韜三略，無所不曉，決事敏捷，此乃是鯨魚附身，後為明朝大器，此是後話，且說芝龍，逃出海面，與衆人商議曰，我們幸脫虎口，今當回鄉，以圖仕進，彥思齊曰不可，今明朝氣數將終，奸臣當權，貪得無厭，我們難受奸臣挾制，今不如在海上面，暫時度日，以待朝廷招安，衆人俱稱有理，芝龍曰，既欲起義，須立個首領，聽號令施行，衆人齊聲曰，就立芝龍兄為主，芝龍曰，此事必由天定，方為至公，豈可草草而立，衆人曰，何為由天定，芝龍曰，可將磁碗兩塊，當天祈擲一十二個聖筭，若不破者，即立為主，衆人曰，此言甚是，遂將船來到澎湖，芝龍領衆皆上山，在平地以上為台，樹枝為燭，草為香，輪流向天祝告擲筭，有擲一下即破，有擲二三下即破，惟有鄭芝龍，連擲一十二下聖筭不破，衆人曰，足見天意合人心，鄭兄今既擲了十二個聖筭，便可為主了，芝龍曰，既蒙衆位兄弟欲立我為主，凡事須從我約束，衆人曰，愿聽大哥將令，芝龍曰，我們只因亂世奸臣當權，賄賂公行，難以出頭，故暫且屈住水濱，凡事務須從天，方免橫禍，若不打劫，難以存活，若打劫，盡行取來，被劫之人，何以爲生，故凡事撫心自問，若出洋打劫，只取財物，切勿傷命，以遭天譴，部下人員，一律平等，效古伯桃角哀桃園之義，梁山之根，瓦崗之威，俱各義氣相投，患難相扶，互相互助，相親相愛，但是俱以哥弟相稱，只許稱大哥，不許稱大王，倘遇小本船隻貨物，取其半，餘者付其回

家之費，衆人皆領命，從此就住海內，通直明運將亡，賄賂公行，水旱穀米，均高貴，窮民俱來投奔，不上三年工夫，船隻大小數百，聚衆十數萬，斯時福建總督俞起高，乃係怕事之徒，凡有被劫，赴控者，俱置之不聞，芝龍見部下兵多將廣，乃定例，凡有船隻貨物，取其半估銀，令其備銀贖取，毫無相欺，因此客商亦感其德，又派能幹兵卒，四處打聽，凡有貪官污吏，惡霸土豪，依勢欺壓，小民放重利者，卽帶部下劫掠回山，倘若鄉間有善良者，子孝孫賢，俱皆厚賞，如有孤寡寡獨，貧民各加撫恤，如此各處小民，皆受其恩，因此芝龍人馬到處，鄉民卽稱為仁義哥哥，海上英雄，衆富戶皆牽牛抬酒，單食壺漿以迎，芝龍各各犒賞，凡有收買，銍鐵火藥，食物前往接濟者，咸得厚利而歸，若有貪官污吏，卽率部衆，取其貪贓庫銀而歸，芝龍不負朝廷聖恩，也不佔據城池，地方官兵，因此得其穩匿不奏，芝龍卽在澎湖造築厝屋，倉庫，駐扎人馬，儲積糧草，凡芝龍人馬處到，官兵聞風遁逃，總督見芝龍勢大難制，卽差官前往招安，定明立約，卽奏招安，鄭芝龍請旨褒封，朝廷卽降詔褒封，芝龍為安南伯總兵，鎮守福建，鄭芝龍自受撫後，無奈明運太敗，各處盜賊猖狂，適有逆賊李閩，張獻忠作亂，至崇禎十八年甲申，逆賊李閩於三月十八日，攻毀外城，十九日晨，帝登煤山壽亭，自縊于柳樹上，李閩入城，草率埋葬帝畢，遂自僭帝，改元大順，國號永昌，登殿受賀，纔登龍位，卽見一白衣人，手執金鉞，打下坐來，口吐白沫，昏迷不省，侍人扶入內宮，養病三日，方搜捕明朝大臣下獄，拷打金銀，搶掠姦淫，民心嗟怨，然後登殿，又被打下，賊衆知其無福為君，心俱瓦解，按崇禎帝未亡之先，有吳三桂官拜山西四川陝西三省三邊招制使之職，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其父吳襄，亦為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見賊勢猖狂，親到滿州國，祈求大清國發兵相救，大清主尚在猶豫不決，有三邊總制使洪承疇乃泉州南安人氏，先因李閩造反，帝看其征剿，承疇奏曰，為臣盡忠，理所當然，恨臣命蹇，並無兄弟，倘有差處，親老妻幼子小，無有所依，帝曰，你既為朕出征，你父卽朕父，你妻卽朕嫂，朕自當撫恤，何必黑心，承疇領旨出征，帝賜金字匾，上書天子同父，四字，掛於祠堂，承疇出兵，被李閩打敗，全軍覆沒，不

敢回朝，竟投降滿洲國去了，崇禎帝乃仁慈之君，亦不追究，大清主見洪承疇投降，大喜，即封承疇為內院之職，及吳三桂借兵之時，承疇勸清主曰，臣觀明朝，氣數將盡，天意歸清，今逢此機會，當發大兵入中原救援，倘天意有在，得我主為中原聖主，亦未可知也，臣願同往，以觀機會，大清主喜諾，即着吳三桂先回，帶漢兵攻打京城，朕發大兵隨後而進，三桂取程回國，招集漢兵二十萬，出發於途，大清主見三桂走後，即發滿兵四十萬，令洪承疇為參謀，吳三桂兵至半路，聞京城已陷，催兵前進，李闖聞報，十分驚怕，聚集羣賊，議退敵之計，羣賊見李闖無天子之福，俱無鬥志，惟勸其差官到山海關捉吳三桂之父吳襄，弔於城上，諭三桂投降，否則殺其父，三桂念父子之情，必然投降，滿兵無內助必退，李闖即遣偽官至山海關，縛吳襄於城上，令兩健將，帶刀掛於頸上，使人叫曰三桂，若降可免汝父之死，如不降立斬爾父，三桂在城下看見，急勒馬向前哭曰，兒為國盡忠，怎忍老父慘死，吳襄怒曰，爾身為大臣，豈不知盡忠難以盡孝，吾若被殺，亦是為國盡忠，爾須忠心殺賊，我即含笑九泉，切勿以我為令，誤了國事，賊眾怒曰，老賊無理，即舉刀斬之，將首級擲下，三桂大哭罵曰，賊輩焉敢殺吾父，誓必剿殺逆賊，三軍齊呼曰，老將軍盡忠，我輩願竭力殺賊，遂奮勇攻破山海關，先殺賊眾，後葬父屍，三桂豎起白旗一面，為君父報仇，大軍所到之處，賊眾俱棄城逃走，李闖聞報，遂棄了京城逃遁，直奔陝西方面而去，三桂領兵追趕至京師，萬民開城跪接，稱言賊眾已走三日，三桂正欲追殺，適直大清兵到京城，三桂接入京城，衆文武議曰，今清兵前來助戰，賊兵逃往陝西，理當趁此追殺，滅盡羣賊，以絕後患，三桂曰，清兵不悉路徑如何，衆官曰，不如將軍親領人馬，前去追襲，三桂曰，所言極是，但國家新破，京師無主，宗族逃散，吾若親去追襲，京城交何人鎮守，洪承疇曰，交大清主可也，將軍只管前去剿除賊寇，方免後患，三桂曰，人心難測，洪承疇曰，有吾在此何妨，三桂允從，乃點起大兵二十萬，向陝西追趕，且說承疇見吳三桂取兵向西追李闖，乃與清將多爾袞明珠王等商議，請大清主登上寶位，上應天心，下合民意，清主曰，若如此，是孤先義後利，恐人心不服，三桂知孤坦佔京